



不倒翁
书丛

祝晓羽 Rain Zhu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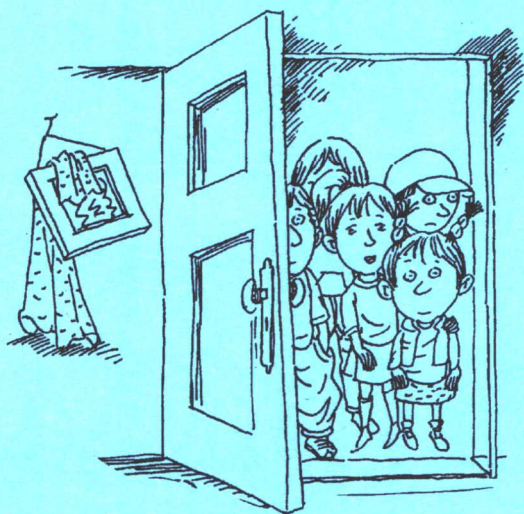
SUPER KIDS

六人飞行组

动感童话
谁酷谁来看

六人飞行组

祝 晓 羽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人飞行组/祝晓羽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.6

(不倒翁丛书)

ISBN 7-5007-6686-6

I. 六... II. 祝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3417 号

LIU REN FEI XING ZU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

作者: 祝晓羽

责任编辑: 汪露露

责任校对: 刘占生

装帧设计: 沈苑苑

美术编辑: 沈苑苑

责任印务: 书 慧

社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电话: 086-010-64032266

邮政编码: 100708

传 真: 086-010-64012262

24 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: 086-010-84037667

印刷: 北京頤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字数: 110 千字

印张: 8

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7-5007-6686-6/I·450

定价: 15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人物介绍



杰：

12岁，中国男孩，飞行组领袖人物。总戴一顶棒球帽，因为自信而显得骄傲，不耐烦时会皱眉头，喜欢眯着眼睛打量人，爱扬着头说话。

特技：超强视力。



安琪：

10岁，中国女孩，头顶两个冲天小辫，辫子还会动。“大桶扣头”机关的发明者，“失眠拳法”的创始人。

特技：超强听力。



黑木：

11岁，中国男孩，酷爱发明创造，人送外号爱迪生。眼睛在强光时近视，黑夜反而看得清，为了防近视白天就戴墨镜。最爱穿黑T恤，性格温和，与世无争。

特技：发明奇特的东西。



娃娃：

11岁，法国女孩，一头鲜红的头发，漂亮而霸道。喜欢穿各式的红衣服。爱出风头爱臭美。

特技：动作敏捷，可以当动作片明星。



托尼：

11岁，美国男孩，性格乐观。爱穿长过膝盖的短裤，见到漂亮女孩会露出招牌式的笑脸，自认长得像年少时的李奥纳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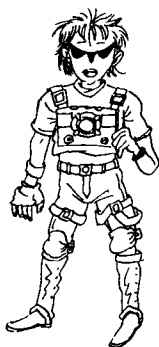
特技：嗅觉比警犬还灵。



小纯：

10岁，中国女孩，十分温柔，爱穿粉色连衣裙，爱干净，每隔一会儿就要洗手。从来不知害怕为何物，看见鬼她也会和气地说 Hello，只要鬼把手洗干净。许多本领深藏不露，常常给人意外。

特技：精通动物语言。



地下工厂的地妖：

一群擅长搞幻术的怪人，住在地下更深的地方。喜欢和地面的人做交易，当地面的人有任何强烈的欲望，地妖们就会知道，然后以各种条件作为交换，满足人们的愿望。

特技：先不告诉你。



麦博士：

隐居在树林迷宫中的非常有名的发明家，常在睡梦中有惊世之举，醒来后就都忘了。

特技：记性超级差。

古先生：

拿自己和地妖做交易的人。野心勃勃，心眼险恶。不过这个坏蛋形象不坏。所以小朋友们要当心，坏蛋可不一定都长得可怕哦。

特技：以名利为目标，老谋深算。



地下工厂的地鬼：

住在地下的自认为先进的人种。他们有着完善的社会结构和各种比地面世界还要先进的设施。他们对地面世界的一切了如指掌。

特技：飞檐走壁，行动极快。

目 录

1	不寻常的周五夜晚
15	两个男孩
25	危险的聚会
38	地鬼
46	第 9 号别墅的迷宫
53	树林中
66	麦博士的故事
82	藏在房子中的人
98	谜团
125	第 10 号
146	地下工厂的地妖
173	赌
198	豁出去了
211	意外来客
233	新信号



不寻常的周五夜晚

红发女孩小心地看看四周，然后压低声音问安琪：“你是不是也会—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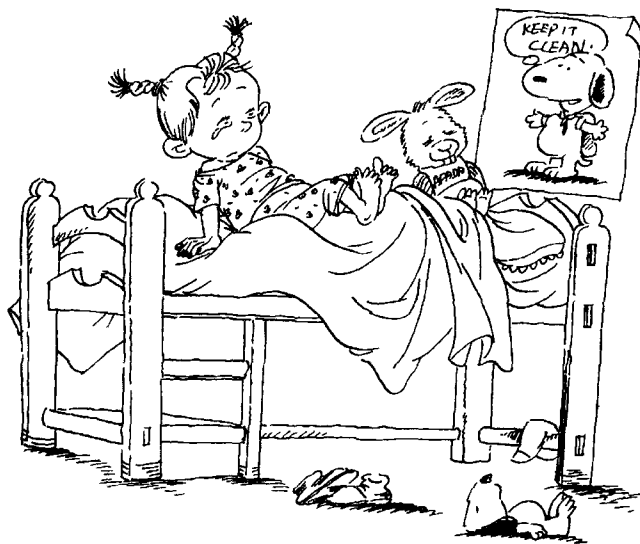
“会什么？”安琪一愣。

女孩打量着她，漂亮的脸孔上慢慢浮现出一种不屑再问下去的表情，好像这本是个简单的问题，是安琪太笨不会回答。随后女孩大步走开了。她走路非常轻盈，在热闹的街道上，像一朵亮红的云，被风吹远。只剩安琪满头雾水地站在原地，手里捧着一包刚买的软糖。

世界是否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平淡无奇？

已经深夜11点钟了，在上海的一座公寓楼里，一个叫安琪的女孩正在闹失眠。所谓失眠就是说一个人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，还在床上翻来滚去，如果从上面看，就像在打拳。安琪无疑是这套拳法的创始人。她成功地把床上的史努比狗、苯尼兔什么的统统打到了地板上。

大家要注意这个女孩，因为她是我们整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。她的样子很好记，头上两个冲天小辫是重要特征。而且这两个小辫还颇具灵性，仿佛两根触角似的，能随安琪心情



的好坏动来动去动来动去（通常不止动一下，所以重复用词）。

别看才十岁，安琪的见识远远超过年龄。她能严肃地跟你讨论国家大事，国际新闻。克林顿哪年碰上莱温斯基，本拉登炸了哪座大楼她全知道。而且因为从小跟男孩子一起玩，捣蛋功夫不在话下。她曾在自己卧室的门上设下“大桶扣头”的机关，让来过安琪家的客人们至今还心有余悸。想想吧，当你推开她的门，满心欢喜地要见主人可爱的小女儿，一个装满白面粉的塑料桶从天而降，以 100% 的命中率扣在你的头上。而当你被面粉呛得又打喷嚏又咳嗽时，一个小女孩咧着世界上最大的嘴，在房间里死命地笑，笑得在地上打滚。哇，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吗！



这样一个满脑袋怪点子的女孩，晚上通常睡得很好，否则白天怎么有力气胡思乱想。所以今天的失眠实在罕见！

安琪在想一个人。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碰到的。离安琪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所私立中学，旁边有一家小小的专卖各种进口糖果的店铺，安琪每到周末，就会去那里给自己买点糖果吃，她最爱吃那种七彩长虫软糖。所以在她心里，星期五就代表要吃糖果，甚至想到星期五，嘴里就会有酸酸甜甜的味道。

今天安琪就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小女孩。她比安琪高，大概十岁左右，生着一头鲜艳至极的红头发，在脑后束成马尾，还穿了一条同样颜色的皮裙。当然头发可以染出来，你想染成12种颜色都没问题，可那个女孩的上衣别着私立中学的校徽，初中生可是不准染发的。安琪还很羡慕那条皮裙，她自己学校的校服是海军蓝布裙，皮裙是她想也不敢想的。虽然安琪性格有点像男孩子，可也爱美爱打扮，跟所有的小女生一样。

红发女孩很漂亮，漂亮到足以让所有同龄人都妒忌。再加上她那与众不同的红发，无论是大人孩子，报亭里卖报纸的老头，还是炸臭豆腐的伯伯，包括安琪，





都在盯着她看。女孩走路目不斜视，就算她知道安琪在盯着她看，她也不会看安琪一眼。

当她们两个擦肩而过时，红发女孩左腕上的手表突然闪过耀眼的红光，安琪好奇地瞥着表看，而那个女孩却按住表，抬头惊讶地看着安琪。这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停下了脚步，随后发生的事就是让安琪失眠的原因。

红发女孩小心地看看四周，然后压低声音问安琪：“你是不是也会——”

“会什么？”安琪一愣。

女孩打量着她，漂亮的脸孔上慢慢浮现出一种不屑再问下去的表情，好像这本是个简单的问题，是安琪太笨不会回答。随后女孩大步走开了。她走路非常轻盈，在热闹的道路上，像一朵亮红的云，被风吹远。只剩安琪满头雾水地站在原地，手里捧着一包刚买的软糖。

是不是会什么啊！会画画？会滑板？会篮球？会做番茄炒蛋？安琪把所有自己会的东西都想了一遍，又把自己不会的想了一遍，大概想出了160多种可能的问题，但总觉得都不是红发女孩要问的。当安琪思考问题时，不但旁若无人，而且表情会随着大脑的活动变化，等她回过神来，才发现三个老太太，两个小孩，还有一条狗都围在她身边，饶有兴趣地看她。

安琪挺尴尬，拔腿朝家跑去，一路上看什么都不对头。首先她总觉着有谁在身后跟着她，她像警匪片里的警察一样猛地回头，却没看见有特务模样的人吓得躲起来。等她进了居民区大门，又发现很多条狗都冲她叫个不停。安琪直纳闷，它们什



么时候开始对我这么热情了。她赶快把那包糖塞进书包，可能是软糖的香味让狗激动吧。刚走没几步，前面路上的阴井盖一动，安琪仿佛看到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探出头来，她吓了一跳，定睛再看，什么也没有，铁盖纹丝不动地嵌在地上。黄昏来临了，树木房屋都被笼罩在夏天特有的金黄色中。抬头看去，天空被夕阳映得着火了一般，有几朵云形状奇怪，好像几个人在空中飞。安琪甚至发现其中一朵特别像自己，头上翘翘的好像有两个小辫。逼真又奇怪。对，从遇到那个红发女孩开始，安琪看什么都觉得怪怪的。然而最怪的还是那个问题。

就这样，从安琪回家到上床睡觉，无论干什么，女孩傲慢而美丽的脸蛋一直浮现在她眼前，让她很窝火，所以她失眠了。

房间里静悄悄的，爸爸妈妈在隔壁，应该早就睡着了。安琪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那个红色身影，还有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。

忽然，安琪在黑暗中听到了什么声音。好像有人在说话。

安琪本以为是爸爸妈妈，但她慢慢听清楚了，说话声正是从她自己卧室的窗户外传来的。安琪家住在3楼，她的卧室正对着一幢刚完工的公寓，还没人住进去，两座楼间有一片空地，新装了一些路灯，还有刚移植过来的树木。

要是一般的小姑娘可不会多管闲事，但安琪明显不是一般的小姑娘。她曾经在人民广场的地摊上买过一种简单的窃听器，能听到方圆100米之内的声音（这种稀奇古怪的产品只有在江湖骗子的地摊上才买得到，也只有安琪这种人才会买）。



她还没用过它，当然不是不会用，而是想法太多了不知道该干哪一个。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安琪连这么

做的理由也想好了：这么晚还不睡觉，在外面说悄悄话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可她却忘了自己也没睡觉，还要偷听人家说话，这又算什么好事呢。

安琪小心地起身，摸到写字台，从柜子里拿出装窃听器的纸盒，中途还被史努比绊了一跤。

她蹲下来，戴上耳机，调好感应针的方向。没想到这个破玩意效果出奇的好。

“她应该就住在这附近，看，指示灯还是亮的。”一个男孩的声音。

“肯定是探测器出错了。我问过她，她傻乎乎一点反应也没有。”女孩的声音。

“你怎么问的？”

“我问‘你是不是也会那个？’”

安琪差点叫出来，为了防止这个愚蠢的举动她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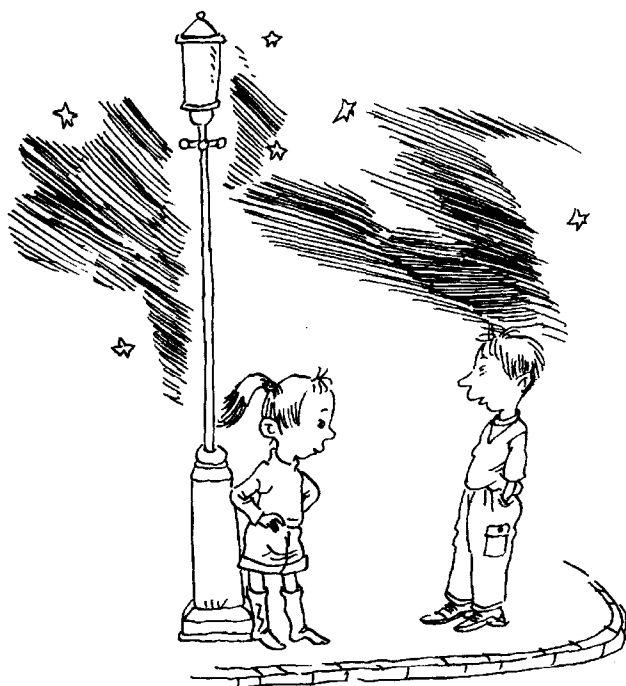
“How stupid, 你的开场白真傻。”男孩说话夹着英文。

“你才傻呢。”女孩提高声音说。“那你说怎么问？”

“我就说‘嘿，我们能聊聊吗？’，这多自然哪。”

安琪早已按捺不住，轻轻走到窗口，拉开窗帘要看个究竟。

看不见。说话的人在很右边的地方站着，安琪必须探出头才能看到。对面的大楼黑乎乎地耸立着，空地上交杂着灯光和月光，还有稀稀拉拉的树影，六月底的夏天，晚上的气温还不算太热。在夏天安琪的胆子比较大，这是她自己总结的，因为夏天闯的祸比冬天多。





于是她慢慢推开窗户，踮起脚尖伸出一个脑袋。

真的是她。红发女孩。

她换了一条红色的运动短裤，斜靠在一根路灯柱下。她正跟一个外国男孩说话，男孩金色的头发，身穿一件白色T恤，比红发女孩高一点。安琪想，也许红发女孩也不是中国人，是中法混血什么的。在安琪印象中，法国人才有红色的头发，而她又不像纯粹的外国人。

不过安琪更关心的是红发女孩没问完的问题。她全神贯注地听着，恐怕漏掉一个字。令她失望的是，楼下的两个人都没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仿佛在思考什么。这个情景可真有趣——路灯下的两个孩子一动不动，楼上的窗口上伸着一个脑袋也一动不动，月亮笑呵呵地照着他们，好像在看热闹。随后发生了一件事，让这个原本安静的场面变得一团大乱，而我们的故事也因此正式拉开序幕。

一只蚊子哼哼唧唧地飞过来，不知为什么，一头扎进安琪的嘴里。要知道安琪在非常专心的时候嘴巴总是微张的。这可真是个突发事件。安琪立刻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“啊呸”！倒霉的蚊子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被一股强大的气流冲得失去了知觉。蚊子是次要的，关键是安琪被发现了。

与此同时，安琪又发出一声惊叫，只不过她实在太吃惊了，那声尖叫听起来像一个饱嗝。安琪看见红发女孩右脚轻点地面，做了一个漂亮的腾空，然后，身体像梭镖一样朝她飞来，最后稳稳落在安琪窗户外的花架上。她半蹲着，脸正对着安琪。



“你？”安琪完完全全傻了眼，她是谁？精灵？外星人？女超人？铁臂阿童木的妹妹？

“怎么又是你？”红发女孩不客气地问，“今天下午你是装的吧？”

“什么装——”安琪脑子已经转不过来了。天啊，我在做梦吧！

“我倒要看看，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！”红发女孩从花架上一闪就消失了。她并非隐身，而是飞到了安琪身后，抱住了她的腰。安琪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而这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。安琪只觉得脚尖离地，身体迅速高了起来，一转眼窗户台已在脚下，自己的双腿空荡荡地悬在空中。安琪哭喊着拼命挣脱，可红发女孩完全不理睬，拎着她越飞越高，眼看着离地的高度不断增加，安琪的脸色也越来越白，连叫的力气都没了。女孩带她飞过对面的空大楼，飞到楼后一处没有人的草地，然后突然松开了手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安琪惨叫起来，硬生生从高处摔向地面，自由落体的恐惧感像箭一样穿透了她。完了。她绝望地想。

一道白色飞来，安琪的身体忽然被托住了，下落也明显慢了下来。金发男孩飞过来抱住安琪，最后把她轻轻放在地上。

“娃娃，为什么捉弄她？”男孩不解地问。他有一张可爱的脸，似乎随时准备向人展开一个友好而热情的微笑。

“怕什么！她要是会飞肯定就飞了，不会你也能接着她。这不是没事吗？”叫娃娃的红发女孩轻巧地落在地上。

“你，你好过分！”安琪愤怒地指着娃娃，身体摇摇晃晃，



额头全是冷汗。经过刚才那一阵惊吓，安琪浑身哆嗦，一时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站在坚硬的地面上，身体摇来摆去。娃娃不在乎地扬着头，倒是那个男孩，一直扶着安琪，帮她站稳。待一阵凉爽的夜风吹过，安琪总算清醒一点了，只觉得脚心被青草扎得痒痒的。这时男孩友善地对她说：

“我叫托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男孩虽然金发碧眼，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只是带点外国腔调。

“安琪。”安琪勉强对托尼点点头。

“安琪不就是 Angel 吗，你是天使，你不会飞吗？”托尼比划着飞的动作。

安琪终于明白娃娃问题的全文了，原来是“你是不是也会飞”。这太荒谬了，人怎么可能会飞。

“我不会飞，因为我是地球人，请问你们是哪个星球的？”安琪客气地问，她已经平静多了，说话的口气仿佛是地球人特派友好大使，在接见不知从什么星球来的会飞的客人。

“我们和你一样。别把我们当外星人。OKay？”托尼爽朗地笑了起来，露着一口白牙。接着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伸手从裤袋里摸出一块手表，整块表像烧透的煤炭一样闪着红光，就像下午安琪从娃娃那里看到的一样。

“就是这种反应。”娃娃斜着眼角说。“可惜我的忘记带了。”

安琪觉得那块表非同一般，红色闪光肯定代表着什么，而且这个什么还和自己有关。她很期待托尼能解释给她听。可这时表突然闪起了黄色的光芒，像黑暗中猫的眼睛。